

假如李钧重到沧州

□彭玲

大运河翻腾的浪花,就像魔法师的水晶球,随便掬起一朵,都会看到无数叠涌的画面。

180年前,河南盐粮道李钧督运五百艘漕船,一路向北而来,便是我时赏时新的画面。每次站在运河边,看到波光粼粼处,我都会忍不住和他打声招呼:嗨,先生,您来了。

李钧是我的河间老乡,任开封府知府四年,为官勤政,断制严谨,其断案的《判语录存》刊刻后,风行当时,被视为高文典册,治谱钜笔。

清道光十七年(1837年),李钧受命督漕北上,可说是风光无两。

数百漕船,舟楫相连,帆接云影,在运河里铺排开足有二十多里长。所有官船皆双桅重仓,船头浮雕老虎头,披水刀象鼻分水,头桅顶部挂一面观风旗,旗上绣有“天庾正供”四个大字,迎风飘展若孔雀开屏。客船商船见到绣旗和老虎头标志,知是漕船过境,皆纷纷避让。

时年四十四岁的他,正是仕途驰骋,文笔工严。一路上,他赏景拜客,浅酌吟诗,小记沿途名胜,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《转漕日记》。

我最感兴趣的当然是他走到沧州时看到的情景。从二月初一下水,一路风停雨阻,到沧州时已是三月初五。这时正是春和景明的大好时光,看看李钧是如何书写沧州的:

初五日卯刻行,三十里过砖河驿(沧州地),又三十里泊沧州南关。沧州,古渤海郡地,又曰棣州,唐宋置横海军,今隶天津府,滨海产盐,长芦即其地也(地多芦苇故名)。天津运司原驻于此,现祇设盐掣同知。旧城在迤东四十里,明初移此。

开元寺铁狮子高一丈七尺,长一丈六尺,在旧城,相传周世宗北伐,命罪人输铁铸此,以镇蛟龙。寺久废,相距甚远,不能往观。宋包孝肃曾为转运使,所乘轿尚存分司署中,称曰:包公轿。晋刁协,州人,谄习故事,累官尚书左仆射。元帝南渡,制度皆所裁定,后死于王敦之难。明马昂,州人,在枢密时与冢宰王翱(盐山人)均为英宗眷注,凡有简任,文以咨朝,武以咨昂,故所用皆得人。国朝戴明说,号定园,亦州人,官至户部尚书,工诗善书画,少谈经济,晚遁禅学。惟於前明革命之际,以科臣屈节流寇,是为瑕玷。其子玉纶,顺治乙未以第二人及第,博学多闻能世,其家酿酒屡见前人题咏,王阮亭目之为麻姑酒,其美可知。

泊舟亲往行沽其味薄涩,有如柿酒,盖非家酿不能如法,非陈窖不能得味。晓岚先生尝论之矣。然名不可不警。买数罍载之,留以赠人。州别驾乔君(邦哲)以师礼尊余,来候,并以沧酒见遗,伊年四十,其子(松年)已捷南官观政水部矣,令人健美。

初六日辰刻,入城,回拜乔君。归舟即行,顺风扬帆,舟如激箭,快甚。这段与沧州有关的日记我看了数遍。李钧可谓博学,对沧州历史信手拈

来,古城遗迹、名人风物如数家珍。在停留的时间里,他还沿途买酒,入城拜客,兴致颇浓。然而令我颇感遗憾的是,他对当时沧州城的风景物事、街衢景观几乎未着一字。

先生并非行色匆匆,也并非没有览胜之心,对沧州景致淡漠如斯,对运河沿岸不着一语,大概只有一种解释,当时的沧州景物庸常,毫不动他心扉之处。

人事代谢,春秋更迭,180年于我和先生,便是历史的两端。一条河串起了乡梓情谊,先生可否愿意随我,再起沧州一游。

依然是舟泊南关,时序是夏日融融,请随我弃舟登岸。

南关村屋滩地,已拆迁整饬,林地荫翳,曲径通幽,这便是新添的百狮园了。

百狮园占地四百七十亩,是集沧州特色和运河美景为一体的河岸公园,刚好位于运河“几”字弯怀抱中。

园中环水原色木栈道,林中青石铺路婉转,河上虹桥卧波,百狮杂嬉林中。

蹲狮、卧狮、望狮、吼狮、形态各异的狮子雕塑,复刻于不同年代不同地域,汇聚于狮城,既与旧州铁狮遥相呼应,更与现代狮城景观交融。

先生请看,林下一狮回首伫立,闭口瞪目,背驮仰面莲花盆,前胸后臀佩有束带,岂不是北京孔庙驮莲铁狮复刻而来?这只倒立狮,趣味横生,是来自安徽石坊的石狮,它摆在缙固入口处,前肢着地,后肢向上,多像是顽皮的小狮子在耍杂技。这边,还有一只飞狮。飞狮昂首挺胸,目光远射,张口吐舌,仰天长吼,厚实的鬃毛分散左右从头顶披散下来,与身躯连为一体,形成一个硬朗简明的造型,最珍奇的是,身躯两侧各雕一翼,平添凌空飞腾之态。佳许外来狮,怎能放过本地狮。您看,这尊沧狮,汉白玉雕成,纹理细腻,纤巧生动,蹲坐挺身,四爪抓劲十足。这是沧境出土的唐时文物,因为它前肢秀挺,肩膀处有纹路横断,仿佛穿了半袖,被戏称为“半袖狮”。

转折于百狮园,百狮难以细观,抬眼,近旁一楼耸入云天,这便是南川楼。

南川楼历史源深。据隆庆《长芦盐法志》记载,南川楼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,隶属于长芦盐使司,楼上匾额写着“南川胜览”四个字。只可惜,千帆过尽,古南川楼毁于风雨战火。随着大运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,保护好、传承好、利用好运河的声音响彻南北,古楼千呼万唤,终得涅槃重生。

新南川楼为明清建筑风格,厚重而不失精巧,地下一层,地上三层,玉砌高阶,廊通八面,首层四出抱厦,转折八角;二层探出歇山平座,灰瓦翘檐;三层环廊用重檐四角攒尖,上为鎏金宝顶。楼体高约三十余米,占地约二十一亩,仰望翼角飞檐,如翅凌空,古香古色古意盎然。

南川楼为沧州人念念不忘,是因为两大物事——盐和酒。南川楼因盐运而生,是沧州“万灶青烟皆煮盐”的佐证;南

川楼因酒而闻名,秘密就在运河中。“南川地通暗泉,泉甘而水深。”大概古人也未曾想到,登斯楼,把酒小酌,聚朋言欢,酒意诗情竟氤氲了历史天空。而今,这座楼虽不再是文朋觥筹交错之所,却是运河文化交流、展演之地,它衔接运河涛声,又让人在怀古抚今中,看到一座城的成长渊源。

顺着南川楼向北走,运河弯弯绕绕中,又一楼卓立岸边,撞目而来。这便是响当当的朗吟楼了。

朗吟楼名字颇有来历。康熙十三年《沧州新志》中记载:吕洞宾曾在江淮斩蛟,岳阳跨鹤,并乘黄鹤飞过洞庭湖来到沧州。后人因此建楼,供吕洞宾塑像。吕洞宾曾有“三醉岳阳人不识,朗吟飞过洞庭湖”之诗句,于是便有了朗吟楼之名。

朗吟楼以灰红为主调,仿明清制式,形如城楼,攒尖三重檐风格,灰瓦覆顶,红墙红柱,底为一层,上为三层,旁有岳阳阁配伍,高矮相映,更有一番大气磅礴韵味。

走近些看,梁坊绘彩,翘角出脊,绿蓝颜色精描,旋子点金,有五彩斑斓之绚丽。

朗吟楼临南湖一侧,立一座石牌坊,东面写有“星拱瑶枢”,西面写有“琅嬛天阙”,谓此楼卓然而立,宛如上天赐予的天宫仙境一般。

朗吟楼、南川楼皆依运河东岸,向西望,又有峭拔一楼入眼,这便是清风楼。

清风楼年代最为久远,相传建于晋朝,绿树掩映,清风徐吹,恍若宝塔临波。

它五层架阁,红墙黄瓦,映日生辉。正门上方“清风楼”三个大字遒劲有力,门刻楹联一副:京杭古运长千里,津沧渤海第一楼。

清风一词,最早出自《诗经》中的诗句,“穆如清风”。后来清风一词,也被赋予了廉明公正之意。元朝萨都刺的诗这样描绘当年的清风楼:晋代繁华地,如今有此楼。暮云连海岱,明月满沧州。归鸟如云过,飞星拂瓦流。城南秋欲尽,寂寞采莲舟。

想先生一定是喜欢“清风”二字的,因为先生一生宦海,亦留下了“察吏安民,风气蒸蒸”的美誉。只是先生过沧时,此楼早已是“晋代遗踪渺,清风尚莫休”,今日登楼,也算是补其遗憾。

扶梯而上,盘旋转折,极目远望,大河蜿蜒,波光如银,碧空万里,心胸顿阔,津沧渤海第一楼,诚不虚也。

赏完三楼,请随我再向北走,过了盐场码头,看到古建园林,便可入境园博园了。园博园收存河北省13个城市展馆,三步一景,林池争辉。

此时此刻,且让我们暂撇园林之盛,走进“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”,看一看这里的“珠光灿烂”。

大运河——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,其衍生的吃、穿、住、行、用诸多技艺代代传承,便有了非遗文化。

这展馆,串起了沿线八省市璀璨历史,也连缀起摇曳多姿的文化长卷,南有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,北有沧州非遗展馆,皆是对运河古今的精彩再现。沧州展馆特色鲜明,它是运河沿线规模最大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区,三万余平方米。它将大运河沿线的非遗项目打包呈现,三百余个代表性非遗项目,缤纷绽放,可让人做一日千年之穿越。

沧州非遗展馆之妙,妙在非遗之巧夺天工,触目入魂,更在于设计精良,移步换景,有置身幻境之感。

看吧,幻境打开,北京有《灯火明京城》,天津有《津门百业传》,河北有《繁祉燕赵图》,山东有《齐鲁钟神秀》……头上是璀璨星河般的光带,脚下是回环流淌的水波,眼中是五彩夺目的臻品,雕刻、篆刻、泥塑、陶瓷、美食、吹歌、州戏、剪纸……尽现于斯。配上阔大的穹顶,闪耀的星辰,旋转的羽扇,五彩的锦幢,一切都显得那么美艳绝伦。

这些空前绝后的绝活、绝艺,用现代多媒体互动形式表现出来,都变成了活的、动的,帆船仿佛在行走,窑火正升烟,京韵水袖扬起,泥人笑脸明媚……您看,这开场的传承大运,运河大船是号称燕京八绝的景泰蓝所制,转过头来,方寸运乾坤的衡水内画壶又精彩入眼,这边,苏绣工艺制作的《千里运河非遗大观长卷》扑面炫美,那边,世界木雕之都东阳木雕工艺《好运连绵》含蕴着磅礴之气扣人心弦。

大型浮雕墙,仿真街区,精致与细腻并存;彩绘、垂花、描金手法并用,组成了豪华的非遗长卷。这是运河千年的文脉流深,也是沧州智慧给世人的重磅呈现。

这含蕴古今的展馆,是否让先生一窥非遗艺术的传世之美、之奇、之妙呢?

一馆而惊艳千年,不为过吧?

三楼两园一馆,是今日沧州风貌之一斑,重生的楼是历史的再现,非遗是千年流动的烟火,它们组成了沧州闪耀鲁北津南的城市风情。

先生,今借您一两清墨,补续“重游沧州”一则可好:

沧州,运河蜿蜒216公里,素享御河之称。今踏访三楼两园一馆,触眼皆景。三楼映波带,非遗妙无言。历史之厚重,文化之韵味,蓬勃端然。昔督漕过境,颇觉市井沧桑,今此地物阜民丰,虽无舳舻千里,三楼邀月,亦抵骚客诗赋百篇。盐舸已逝,游船荡波,晴光揽翠,亦不令人快哉。狮王一吼,百狮啸聚,林岸交错,市井新颜,丝竹之声盈耳,康乾盛世何能媲美?

彭玲

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,出版《我为你赴汤蹈火》《从修脚工到董事长》《夺命书香》等多部著作。

